

麻花辫

卓美

多年前的某个傍晚，大雨倾盆。我顶着包包逃到楼下，在楼梯口，我几乎撞到麻花辫。她头发冒着热气，很难闻的热气。她的衣裳角往下滴水，水顺着楼梯往下淌。我突然很冷。

我将包子递给麻花辫，让她趁热赶紧吃。我问她，怎么淋成这副模样，怎么不老早进楼梯口躲雨。她没回答我，从塑料袋里拿个包子递给我，眼皮都不抬一下。我说我不想吃，她缩回手默默地吃，盯着雨帘子看。她的大眼睛仿佛深不见底的黑宇宙，黑宇宙没被这个世界污染过。可惜的是，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。我在心里给她取名麻花辫，原因是她头发极好，两根大辫子油亮亮的。

吃完包子，麻花辫用手背抹嘴巴，左手抹一把，右手抹一把。抹尽兴了，慢吞吞解开大包袱上的带子，拿出来两把弯弯扭扭的旧毛线，后知后觉地讲了句，我要收毛线嘛。收毛线是她天大的事，收毛线比浑身湿透重要一百倍。麻花辫走路极慢，我能想象得到，她磨磨唧唧收毛线，再磨磨唧唧抢三个大包袱进楼梯口的笨样子。我喊她换衣服，我翻出来她包袱里的衣裳，催她换。

连续两个月，每天我去上班，麻花辫都会出现在楼下的花台边。有时候在那梳头发，编辫子，用牙齿分别针。更多的时候她坐在那发呆，看着人潮或花草。夜幕来临的时候，她照样坐在那，看路灯，看从花台边匆忙而过的行人。有次，我看见她仰头呆望某间屋子的灯光，久久地望。我不知道，在一盏灯光的提醒下，她是不是想起来点啥，故乡、家、父母、丈夫跟孩子？而我想到的是，就在那一刻，所有

亮灯的屋子于她，无不是一种残酷。看着她孤独的样子，我陡然觉得，整个小区跟她有着咫尺天涯的距离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悲从心来，她明明只是呆望一间灯火融融的屋子。

为帮她找到家，我去邮局查过她嘟囔过的村庄，也去请我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帮忙查找。忙活几趟毫无结果。

转眼已是深冬，风逐渐露出刀子的秉性。阴沉的天空，雪粒子哗哗往下洒，像谁在你脑壳顶上筛荞麦，像天空在跟你诉苦。麻花辫怎么办，这个冬天她怎么熬？我抱床被子给她，她摆手，冷冷地讲，不要被窝。我送羽绒服给她，她往大包袱里面塞。每天下班，我给她买一碗粉或者几个热包子。在无法帮她找到家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

天气冷到哈气成冰的地步，麻花辫突然忙碌起来，整日坐在花台边埋头织毛衣。蓝色和白色的旧毛线堆在她脚边，乱麻麻的线，被她织出来海魂衫一样的道道。有人问她，给哪个织毛衣？她不搭理，头都不抬。麻花辫织毛衣的动作很娴熟，我想不通，她忘记掉自己的名字，怎会没忘记如何加针减针、如何挖领窝、如何收袖口。那天，我下班回到楼下，她正在花池边叠东西，左叠右叠的，叠好又打开，抹平整再叠。那是两件小毛衣，只够小婴儿穿。

第二天，麻花辫没出现在花池边上，第三天也没有。从此，她再没出现过。我心头隔落落地难受了很久。我幼稚地想，天气那么冷，她总不能白织那两件小毛衣。她没准去找家去了，她没准突然想起来家在哪了。



呵护 李海波 摄

母亲的四叶草

任小丽

传说四叶草能给人带来幸运。最开始，母亲不知道四叶草的寓意。

当母亲知道自己患了癌症，她无法接受，看着还待字闺中的我和年幼的妹妹们，她泪如泉涌。酣畅淋漓地哭了一场后，她将我拉到身旁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：“照顾好你爸爸和妹妹。反正医生都宣判了，我们回家，不要再在医院浪费精力和钱财了。”我红着眼睛使劲摇头，告诉母亲我们已经筹到钱，让她不要担心。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，母亲坚决不同意再治疗下去，她刁难我就为了一个目的：“回家，放弃治疗！”

无奈的我一边在凑钱借钱的心酸中奔走，一边还要应对母亲的抱怨和责怪。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在一个阳光浩荡的午后，我倚着肿瘤医院的后门，看着院里郁郁葱葱的三叶草丛，想着病入膏肓的母亲，忍不住又红了眼睛。

“孩子你过来！”一个穿着病号服的阿姨冲我眨眨眼，招呼我。我抬起泪眼，看着她由于化疗而剃光的头，慌忙中露出笑脸，冲她点了点头。“家里人生病了，熬熬就挺过去了。”她拍拍我的肩膀。听阿姨说着暖心的话，我终是忍不住，眼泪扑簌簌掉。“没事，我带你去那边草丛里找找四叶草，他们说找到四叶草就会很幸运，试试你的运气，也帮我看看我会不会早点康复？”阿姨眯着眼睛，跟我和声细语地说。“您一定会康复的！”我脱口而出，任由她拉着我的手走向一棵玉兰花。玉兰花树下长满了开着白花的三叶草，密密匝匝，一片盎然生机。

我陪着阿姨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在草丛中找四叶草。在找寻四叶草的过程当中，阿姨讲起了她和病魔的抗争，讲起了她的疼痛。她说得云淡风轻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我知道，那是一种经过煎熬后的涅槃重生。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，带母亲来找四叶草，让她也能和阿姨一样平静下来。

那个暖暖的午后，暖暖的话语和暖暖的鼓励，在我脑海一遍遍回放。

我上楼，以带母亲走走为借口，直接带她来到玉兰花树下，还有花圃里。只要有三叶草的地方我们都逛了个遍，找了个遍。当我把四叶草的寓意告诉母亲，并且找到四叶草时，她第一次在患病期间没有冲我发火，没有粗暴打断我的话。我看到母亲笑了，笑得热泪盈眶。那天，母亲终于答应配合治疗。

当我带着父亲买断工龄的补偿款来到医院时，看到在院子里正在找寻四叶草的母亲，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，举着手里的四叶草向我奔过来，郑重其事地交给我，让我放在笔记本里面好好保存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母亲再也没有发生过争执和矛盾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。

病友的爱心带来了幸运草，是幸运草的寓意改变了母亲的心态。幸运草也给母亲带来了幸运，我们收到了很多爱心捐助，肿瘤医院也给我们减免了很多费用。出院的时候，妈妈抱着那个有四叶草的笔记本和我说：“医生说我只能撑一年，现在，我们有那么多四叶草了，我保准能撑五年，我要撑到你出嫁！”

母亲信守承诺，五年后我出嫁，母亲离世。

黄瓜鲜在未黄时

黄钦灵

吃瓜果蔬菜，最讲究一个“鲜”字。为了尝鲜，父亲在紧挨防护栏的花盆里种下黄瓜秧，藤蔓顺着防护栏攀爬，连瓜架都省了。

没过多久，已有拇指大小的黄瓜羞涩地悬挂在防护栏上，它们躲在绿叶中，藏于花朵后。微风吹过，黄花轻轻摇曳，蜜蜂和蝴蝶穿梭其间。父亲惊喜地“呀”了一声，说黄瓜很快就能吃了，随即用手掐去几片遮挡的叶子，让小黄瓜更显眼。

一日，我正在客厅看书，余光瞥见父亲在窗边一闪而过。不一会儿，他得意地摇晃着手中的黄瓜，从我面前经过。我立刻丢下书本追了上去：“怎么就摘了，我还想留着拍照发朋友圈呢！”追到厨房水池边，黄瓜已被父亲洗净。他轻轻一掰，递给我一截。我一口咬下，鲜脆爽口的夏日风味瞬间涌入口腔。这夏日第一口的滋味，即便后面长出的黄瓜再鲜嫩，也难比拟。

黄瓜的吃法多样。最爽口的是凉拌，将黄瓜洗净拍碎，加入蒜末、香菜、酱油、醋和少许辣椒油，轻轻拌匀，便是一道清爽开胃的夏日凉菜。如果喜欢热炒，那么清炒黄瓜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此外，酱黄瓜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将黄瓜整条或切片放入酸醋中腌泡，几天后，黄瓜就会充分吸收调料的

味道，变得极其下饭。

但父亲坚持认为，直接生吃才是黄瓜的上佳吃法。他回忆起儿时放学路上，常从田埂边的瓜架上揪下嫩黄瓜，边走边吃。那时，天上的云朵、远方的山峦、田间的稻绿，都为黄瓜增味不少。我边吃黄瓜，边听父亲回忆童年。不知不觉间，手中的黄瓜仅剩尾部，口感略带苦涩，我正想丢掉，却被父亲拦下。他告诉我，黄瓜尾部富含苦味素，能排毒养颜。听到这话，我立刻将瓜尾吃个干净。

此后，花盆里的黄瓜一茬接一茬地生长。老去的黄瓜逐渐通体变黄，这也许是它名字的由来。自张骞引入黄瓜后，古人多认为绿色的黄瓜未熟，需变黄再采摘。但随时间推移，人们逐渐发现，绿色的黄瓜皮薄肉厚、口感更佳，于是开始在绿色时就采摘。久而久之，绿色的黄瓜就被视为成熟的了。

黄瓜，这样一个鲜嫩水灵的瓜，名字却源于它衰老时的颜色。你若说它未熟，它其实已在最好的状态；你若说它已熟，却怕它即将老去。黄瓜的鲜美，正是在那翠绿未黄之时，才最为恰到好处。人生亦是如此，珍惜当下，方能品味到生活的鲜美。

